

长篇小说



山里如月亮

曲伟年/著

作家出版社

山里如月亮

曲伟年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山里的月亮/曲伟年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8

ISBN 7-5063-1110-0

I. 山… II. 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6) 第21436号

山里的月亮

作者：曲伟年

编辑：瀚予

插图：铁泉

出版：作家出版社（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30千字

1998年3月 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1998年5月 北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1—20000

2005年9月 北京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印数：1—10000

2008年8月 北京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63-1110-0/I·1098

定价：2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仅以此书——

献给曾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献给依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献给“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前言

知青，十年功过，四十年情结，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
时逢“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伟年兄的长篇小说《山里的月亮》再版，并改编成电视剧，即将搬上银幕。可喜可贺！

几年来，伟年兄的文章屡屡见报，一部部文集、小说、剧本也相继出版，佳作叠出，成就斐然。尤其是长篇小说《山里的月亮》（原名《别无选择》）出版后，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全国几十家报纸予以报导和转载，三次再版。著名文学评论家闫纲、张德祥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被作家出版社评为“98年度十大畅销书”之一。

这是一部以“知青”为主线，以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背景，描绘一代知识青年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史实。作者通过八名知青的生活轨迹和主人公许言与小君、李婕的爱、恨、离、合，揭示了那个时代人们被压抑、被禁锢的扭曲、变态的灵魂和情爱，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政治对人性的摧残、残害，讴歌了原始、自然的人性美，赞颂了人类认识自身、改造客观环境和追求美好的天性。

书中展示了彩凤、水仙、桂圆、五婶等一群善良、勤劳，性格鲜明、遭遇而又各异的农村妇女，以及老五叔、庆文、庆武、乐林等生活、劳动在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干部、群众。这里有他们的七情六欲，有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有愚昧和文明的冲突，有自然和法度的矛盾，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一波未完，一波又起……读着，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激起了青

高高的长白山
绵绵情意长
茫茫的黑土地
常常入梦乡
亲亲的小山村
时时心中想
那里有我初恋的情怀
那里有我失落的忧伤
心有困惑，情也彷徨
魂牵梦绕山里的月亮

.....

在那个物质匮乏和精神生活枯燥的年代，爱情不可替代地成了知青们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和力量，使他们得以熬过那严寒的冬天，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伟年兄本来是画画的，他曾创作了《万马图》《塞外早春》《耕耘》《夸父追日》《亚当夏娃》等百余幅优秀的美术、摄影作品。油画《田头喜事》《为了明天》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得了“腰脱”而卧床达五年之久。不能画了，不能照了（摄影）。他是“公伤”，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打发时间，可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写作。因为手还能动，脑还能动。于是他“别无选择”地拿起了笔。短篇小说《二十年后》、《回老家过年》、《一片空白》等大大小小的文章多半产生于此。几年后，腰奇迹般地好了，《一往情深》《飘在美国》《蒙古刀》等长篇大

著也相继问世。05年，又策划拍摄了电视剧《乡村爱情》，获得观众和同仁的高度评价，创造了收视率最高纪录，获“五个一工程奖”。

重剑无锋，伟年的文学语言朴实无华，却深藏哲理，令你读后寻味无穷。在享受文学之美的同时，得到某种启发和激励。

伟年兄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多的好作品，除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之外，不能不说得宜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下过乡，当过兵，作过美工，编辑等等。为了体验生活，他下井挖过煤，蹲过监狱的号子，坐到农民的炕头上用大碗喝高粱烧……他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之中，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创作素材，使他不断地为我们奉献出一部部好书。

最后，以著名书法家金煜老师书赠给伟年兄的一幅对联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最恰当不过：

袖里虹霓冲霁色，笔端风雨驾云涛。

耕夫

2008.8.20于北京

我只想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以便我们后人有可能循着历史的回声找到这片荒芜的历史墓地，也找到那些已被人遗忘的被称做“知青”的殉难者，并为她（他）们的坟头添上一束小小的野花。

—— 邓贤

1

一九七零年九月十一日。

在大兴安岭脚下一个叫庆家岭的村子里，正在召开一个“批斗会”。会场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教室的墙上贴着“批斗反革命杀人犯李捷现场会”的大幅字块，两辆汽车并在一起，凑成了一个临时的台子，上面摆了一张课桌，台上台下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民兵。

操场上站满了人。除了社员之外，周围十里八村的知青都来了。因为今天批斗的“杀人犯”是一名女知青。

九时整，县公安局局长程宝东喊道：“现在开会，把反革命杀人犯李捷带上来。”

人群一阵骚动。只见两名女警察从一辆警车上搀出了一位女青年。她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两手费力地提着“叮当”作响的镣铐，一步步走上了台子。

“她就是李捷？”有人问，“这哪像杀人犯？”

有人应道：“人家是大城市下来的知青。”

“怎么成了杀人犯？”

“不知道。”

“唉，一言难尽……”

“啧啧，多好个女孩儿，怎么成了杀人犯？”

……

李捷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身体虚弱的很。脑子里恍恍惚惚，一闭上眼睛就是庆文赤身裸体地骑在她身上、肚子冒着血泡、举着滴血的匕首刺向她的情景……她不寒而栗，接连几夜不敢闭眼睛。她恨庆文，但是并没想让他死。可是，他死了。她被奸污了。

肉体的损害仅仅是一时，精神的创伤却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她的信念毁灭了，她的理想毁灭了，她的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即将毁灭了……

从进了监狱，她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只求一死了之。所以，法官审问她时，她一口咬定是她刺死了庆文。可是，法医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庆文是由于救治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审判官启发她、开导她，让她正确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几名看押她的狱警都非常同情她，主动给她向外传话，给她捎东西，鼓励她好好活着，争取出去……终于，她又鼓起了生的信心，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交给了法官。听法官说，许多人在为她上下奔走。她感动了——人生毕竟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应该活着，她才二十岁呀，她还有好多事情没有作……

早晨，从监号里出来的时候，一位法警告诉她是参加“批斗会”，要她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批斗。可是，临上车时，在她的喉咙上系了一段绳。

“这是干什么？”她问。

法警说：“这是规矩，犯人参加批斗会都这样，防止喊反动口号。”

“我也不反动，为什么要喊反动口号？”

“那也不行，这是规定，对不起了。”

到了会场，她感到气氛不同往常的“批斗会”。可是，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身体被两名有力的女警察挟着，一点也动不了。只有两只眼睛还有活动的自由。她看到青年点的同学许言、柳莹、何大伟，还有唐勇、晶晶，还有好多她叫不上来名字的外村知青，还有老五叔、五婶，小君、彩云、小雪都站在人群里……啊，她明白了。决不是什么“批斗会”，而是她的死期到了。法官们欺骗了她。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竟落个“反革命杀人犯”的下场……不！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杀人犯！我不想死啊……她想大声呼喊，可是，她的喉咙被那根细细绳子勒住了，仅仅能透过一丝维持她生命的气息。此刻，她能做到的，就是多看上几眼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

多看上几眼她生活过的山村和乡亲们。

这时，程宝东又喊道：“批斗开始！”

几名事先安排好的发言者先后上台，照着写好的稿子念了一通，有人领着喊了一阵口号之后，程宝东讲话。他先讲了一通大好形势，又讲了一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突然话锋一转，“李婕无视红色政权，公然杀害革命干部、英雄的哥哥庆文，气焰嚣张，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李婕死刑，立即执行……”

几千人的会场死一样的沉寂。

早在一旁等候的行刑车发动了，李婕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两名女警察已经迅速地把她挟上了车。她挣扎着回头看了一眼，身体便瘫软了。

行刑车缓缓地向前开动，驾驶室上面架着一挺机枪，车厢两边是端着上了刺刀的警察，后面接连几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民兵。

人群向行刑车涌来，争着再看一眼已经不省人事的李婕。人们惋惜、同情、为之不平，可是，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行刑车队缓缓前行……

突然，从人群里冲出一个青年，高举着一块牌子跪倒在车前。人群哗地围了上去——原来是知青许言。他举的牌子上用鲜红的血写着四个大字：“李婕无罪！”

警察被这突发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车队不得不停下来。坐在后面车上的程宝东探出头大声问道：“怎么了？”

“有人拦刑车。”

程宝东吼道：“抓起来！”

两名警察迅速上前把许言架到了一旁。

忽然柳莹、小君、梁晶晶和许多外村的知青都冲上来，也如许言一样跪到了车前。接着何大伟、唐勇也跪了下来。有的喊：“李婕无罪！”，有的喊：“李婕冤枉……”

程宝东急了，抽出了手枪：“干什么？要造反？都给我抓起来！”

两旁的警察抓的抓、拖的拖，倾刻间把几个知青都弄到了一边。行刑车正要开动，忽然，老五叔走出人群，他高喊了一声：“执法不

公，天理不容，我豁出这条老命陪她一块死！”说罢双膝一屈，跪在了车前。紧接着双泉、铁子、小四和许多村民都跪下了，车前黑压压跪倒了一片……

程宝东在公安系统干了二十多个年头，经他手不知处死了多少名犯人。可是，眼前的情景他还是第一次见——为了一名犯人，几百人拦住刑车跪下鸣冤，这决不是偶然的，民意不可违。可是，他仅仅是执行者，没有更改的权利。他犹豫片刻，用缓和的口气说：“社员同志们，我们是在执法，如果你们有什么冤情可以向上级反映，我无权改变判决结果……”

有人喊：“说是批斗会，为什么变成了判决会？”

有人喊：“你们把人杀了，我们反映也没用了。”

“什么批斗会，根本没让人家说话，骗人……”

四周一片责问声。

老五叔说：“程局长，我是五零年入党的老党员，我用这条老命担保，李婕不是反革命，庆文也不是她杀的，是自杀。已经死了一个，为什么还要冤死一个？”

程宝东无言以对。作为执法者，他深知法律的程序和严肃性，可是，眼下已经无法可言了。“三结合委员会”就是一切，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判了死刑不叫本人知道，明明是“判决会”，却要说成是“批判会”，这是什么道理？！

这时，女记者韩玉美走上前，对程宝东说：“程局长，我看这个会不能再继续下去，如果杀错了无法弥补。如果不是冤枉，再杀也不迟。”

程宝东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人，就是想继续也继续不了。从内心说，他也同情这位女知青。就算庆文是她杀死的，也不能判死刑。因为是在庆文强暴她的时候杀的，而且还有庆文自杀的情节，本来是件平常的男女作风案件，可是朱主任偏偏往阶级斗争上扯，他是县里一把手，又是常委会通过的，有什么办法？他想了想，对韩玉美说：“你把情况如实记下来，到时候给我作个证，这个会不能继续了。”

韩玉美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作证，你做了一件顺乎民意的

好事，老百姓不会忘记你。”

程宝东向跪着的人群说：“起来吧，不执行了，你们有什么冤情赶紧上诉。”

人群还是不动。

程宝东说：“乡亲们，请相信我，我用党性，用人格保证，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作为执法者，我们更不愿意错杀一个好人，否则，一辈子都不会安宁。”

韩玉美过去扶起老五叔，后面的人群也随之起来。老五叔说：“程局长，我代表乡亲们谢谢你了。”

“不，我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使我少犯了一个错误，使我们的领导少犯了一个错误。”程宝东激动了，他蓦地把手抢指向天空，“乒乒乒——”一口气打光了弹夹里的子弹，向车队大声喊道，“开回县里！”

车队缓缓地动了。此时，李婕才仿佛从梦中惊醒，她泪流满面，挣扎着向着车前的人群深深地一躬。

透过朦胧的泪水，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幕——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冷清一阵的天安门广场突然热闹起来。一队队、一簇簇人群打着红旗，敲着锣鼓，不时地喊着口号；一条条大幅的标语醒目地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十时许，经过简短的欢送仪式，几百辆披红挂绿的卡车像一股股洪流，载着一群群身穿绿军装、手举“红宝书”①的学生们，在欢送人群的阵阵口号中缓缓地驶离了市区，奔向了四面八方。

在通往东北部山区的乡路上，行驶着一辆老式的卡车。车上坐着实验中学的八名学生——许言、唐勇、杨斌、刘家宝、何大伟和女生李婕、柳莹、梁晶晶。唐勇擎着一杆红旗，其他人簇拥在他的身边，伴着刘家宝的小号，声嘶力竭地吼着刚刚学会的《军垦战歌》：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
就要哪里生产棉粮。
哪里有高山，
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哎……

汽车整整颠簸了一天，太阳快落山时，终于在一座大山下的一个村落里停了下来。这是一块三面靠山，一面临水的三角地。放眼望去，四周重重叠叠都是山。全村不过几十户人家，像羊拉屎似地稀稀落落地散布在两里多长的山沟里。队部是用土坯垒起的三间草房，山墙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白灰大字“东山公社庆家岭大队”。

支部书记老五叔、队长庆文和大队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早已等候在那里。一阵寒暄过后，妇女主任彩凤把三个女生领到了庆文家。庆文腾出了整个西屋给学生用，既作女生宿舍，又作学生们的活动点；把五个男生送到了老五叔家。他家南北两铺大炕，南炕住着他们一家老小，北炕一半放着粮食、家什，在炕头这面留出了五个人的位置——这就是许言他们的第二个“家”。

晚饭是在老五叔家吃的。猪肉炖粉条、大米干饭，管够。老五叔和庆文坐在一旁看着，几个学生都吃得满头大汗。何大伟吃了三碗，打着囁说：“我在家里也没这样管够吃过。”

庆文说：“好好干，实现共产主义了，天天这样。”

老五叔用鼻子哼了一声：“那是驴年马月的事。”

“要不了多长时间。”庆文信心十足，“毛主席教导我们，十年赶上美国，十五年超过英国。”

老五叔说：“美国人、英国人都吃啥？”

庆文想了想：“那还用说，不是猪肉炖粉条，就是油炸大果子。”

杨斌“噗哧”笑了。老五叔说：“笑啥？孩子，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呐。”

庆文说：“咋苦也苦不过旧社会呀，哪天叫老五叔给你们忆忆苦……”他话音没落，外屋厨房里传来叮当的响声和孩子们的吵架声。只听五婶骂道：“这是给城里的学生做的，叫你们尝点味就不错了，想吃够，你们长那个嘴了么？”

庆文说：“五婶，你多下点米不就得了。”

“你说的倒轻巧，总共拿来五斤米，还不够你们吃的呢。”五婶一点没给庆文留面子。

许言探头向外屋一看——五六个孩子围着锅台在抢锅底里的一点点锅巴，那个盛猪肉粉条的菜盆已经被舔的光光的。噢——原来

这顿饭只是给他们几个做的。

吃罢饭，大队在小学校召开欢迎会。大槐树上吊着一盏汽灯，满院子照的通亮。教室的墙上挂着一块放电影用的白布，一条横幅标语写着“热烈欢迎知识青年来我队落户”。

树下放着一排桌子，桌子后面坐着老五叔、庆队长和五·七战士②老林。老林原来是省文史馆的馆长，级别比县长还高。所以，在这里无论大小会都要把他请到前面去。

桌子前面坐着许言他们八个人。身后或站或蹲地围着一群男女社员。树上、墙头上不时地露出一张张娃娃脸。他们仿佛在看什么“稀罕”，也好像是在市场买猪崽的神态，对学生们逐个指指点点，品头评足。

“你瞧，那个女学生咋那么白？”一个细细的女人声，她们在说柳莹。

“城里人净吃面，当然白。”这是个瓮声瓮气的男人声。

“把你装到面缸里，你也是个黑屎蛋，人家那是天生的。”

“我不信。”

“那个高个的倒是个好劳力。”他们在说何大伟。

“那个带眼镜的叫杨斌，他妈是部队上的女军官。”

“那个带队的叫许言，会画画……”许言循声望去，在大槐树后面站着三个女子，其中一个是大队妇女主任彩凤，另两个站在树影里看不清。

开会了，首先，庆文代表队里赠给许言他们每人一把镰刀、一把锄头和一本“红宝书”。接着是老五叔讲话。他用力地干咳了几声，庄重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啊，农村是一个很大的天，啊，啊……”他忘了后面的词儿。

庆文小声提示他：“广阔的天地，还有地。”

“嗯呐，”老五叔又干咳了一声：“还有很大的地，啊……”

有人笑起来，不知谁说了声：“还有房子。”

“笑什么？他妈的，”老五叔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房子没有地能活么？啊，老百姓靠的就是这个，啊，学生们，你们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人，啊，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啊，接受再教育，啊，做